

忆祖父徐镜心

徐耀南 徐聪

从我们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常听父母和叔伯们讲述先祖徐镜心的事迹。从他们的讲述里，我们得知祖父是个令人敬仰的人。他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成为辛亥革命在山东的主要领导人，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心明如镜，无愧为一位光荣的民主革命战士。

(一)

祖父徐镜心，字子鉴，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馆前后徐家村人，出生于一八七三年古历十一月二日，行二。我们的曾祖父徐德声，在本村务农，耕种三亩薄田，生活贫困。后经营杂货生意、开办油坊、粉坊等手工业，逐渐致富。到了祖父徐

镜心出生那年，已购置土地八十余亩。

祖父五岁入本村私塾读书，天资聪颖，过目不忘。稍长，经常去黄山庵、镇河寺访僧拜友，研究佛经，并学习民族乐器笛箫的奏法，不久即掌握了吹奏技能，在同窗好友中以善吹笛箫而著称。

一八九三年春，祖父镜心与伯祖父镜清同去登州府应试，结果双双考取，祖父并考取第三名。兄弟俩同时考取了廪生，在黄县城西一时传为佳话。有的老人说，在考场上公布了考题后，别人都在聚精会神地思考，而祖父徐镜心却拿起箫来围绕考场吹箫慢步，一周回来提笔成章，交了第一卷，都称赞他才分过人。

祖父在家乡读书期间，亲眼目睹农民生活的贫困，清朝官吏的腐败。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屈膝媚外，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距黄县很近的刘公岛海战，祖父和一些爱国青年们最为关注。但实力并不亚于日本海军的北洋水师，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祖父非常敬佩丁汝昌、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同时对清政府黑暗腐败产生不满，进而萌发了反对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思想。

一九〇一年，祖父徐镜心入烟台毓材学堂读

书，在这里结识了日本友人仓谷箕藏。次年，为了获得更多、更新知识，祖父转入济南山东省高等学堂就读。

(二)

一九〇三年春，祖父和当时的许多学者、爱国志士一样，为了寻求救国之道，去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法科学习。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势日强，为全世界所注目，吸引了好多探索新思想和科学技术的青年。一九〇四年，中国留日学生约一千余人，到了一九〇五年夏则增至五千余人。其中山东籍的学生有五百余人。可见当时的青年人求知若渴，救国心切。

一九〇五年祖父曾因母病返故里，创立了黄县农会，在农民中宣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意义。仲夏，孙中山先生由欧洲到达日本，看到数千名中国留学生云集日本东京一带，异常兴奋。遂与先期来日本的黄兴、宋教仁等会商，将“兴中会”、

“华兴会”等革命组织结合起来，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祖父徐镜心遂加入同盟会，为山东籍留日学生中的第一人。在他的带动下，先后加入同盟会的山东籍学生有数十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同盟会于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各省代表共一百余人参加会议，祖父徐镜心为山东省代表出席会议。会上，推选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总理，推选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同盟会执行部下设支部，祖父徐镜心被孙中山先生委为同盟会山东主盟人。

(三)

一九〇六年，祖父徐镜心回国，旋即与谢洪焘、胡瑛等人在烟台创办东牟公学和端本女校，专门招收爱国青年，发展同盟会员。东牟公学即成为宣传推翻帝制，储备革命力量的基地。他还只身秘赴各地，广为联络，不数月同盟会员遍及全省各个县城。是年夏，亲赴济南，与著名革命志士刘冠三一起创立戏曲改良社，以该社为掩护，组织革命力量。在黄县，祖父倡导废除私塾，创办新式学堂。令其兄乐三与堂弟徐镜古开办了“明新学堂”和“坤元女子学堂”，并编写反对封建专制的歌曲在民

间传唱：“头角兮山崩，撞破自由钟。嘴唇兮海裂，喝尽匈奴血。翻身飞上大舞台，雷火天地开。转脚踏渡昆仑顶，风雨欧美并。”在他的倡导影响下，革命党人创办新式学堂在县内达十余处。

在掖县，祖父拜访了沙河富绅——邱丕振之父邱金相，晓以革命大义，使邱慷慨捐资两万元，除命邱丕振参加革命外，还动员其他儿子多人参加革命。兄弟几人先后为革命承担了十几万的巨资，毫无怨言，这在全国亦属罕见。

一九〇七年，祖父去奉天，担任《盛京时报》主笔。该报专以鼓吹革命为宗旨，祖父与张继漫游东北各地，“讲演主义，结纳豪杰”。他们秘密结识了奉天马贼头目杨二虎，向他们宣传打天下闹革命的道理，争取他们转向民主革命。这是同盟会为实现宋教仁提出经营东北的战略决策，即利用东北绿林武装，改编为民军南北呼应夹击清廷的具体步骤。同时祖父与宋教仁还一起创办了木植公司，以该公司为掩护，招纳同盟会员，准备起义。因事泄未能实现，祖父被清吏逮捕入狱。当时连成基在吉林省任知县，久闻祖父为革命志士，非常敬慕，乃四处周旋，遂搭救出狱，从此两人结为生死之交。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祖父在济南联络同盟会员积极响应，并有清兵第五镇（师）协统贾宾卿等军官从中活动，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但孙宝琦是个地道的保皇分子，表面上他与革命党人虚与委蛇，答应山东独立，暗地里却与清廷互通气息，出卖革命。因此，山东独立不及二十天即被撤销。在这种情况下，祖父受到监视，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处境十分危险。后来在革命同志的掩护下，暗自出走，南下去上海，拜会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对山东形势十分关注，当即授权祖父，让他继续筹划和领导山东地区的革命活动，并大加鼓励之。祖父又同著名革命党人陈其美、胡瑛商定，以烟台为中心继续发动革命。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祖父自上海经青岛转烟台。在烟台联络同志，成立“共和急进会”，拟先肃清反动封建势力，图谋进取。

武昌起义爆发后，济南、烟台相继响应，以同盟会为主导的革命者，在烟台赶走道台徐世光，临时推举海军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总司令。不料，王传炯态度暧昧暗通清廷，导致革命受阻，祖父抵烟台时遭到王传炯的反对，双方多次谈判，意见仍然相

左。一天，祖父召集共和急进会的同志开会，邀王传炯到会，责令其速决，从则友，反则仇。时清兵管带董保太得知，率队包围会场，发生枪战，扬言要捉徐镜心。祖父镜心挺身而出，怒叱曰：“吾乃会长，尔等谁敢来捉，军律安在！”士兵畏之唯唯而退。同盟会同志以王传炯为质让其撤走，后经日本友人桑名贞治郎和仓谷箕藏调解，王传炯赠银元七百，急进会移设大连，祖父幸免于难。

祖父脱险后旋去东北，在奉天成立省联合急进会，由祖父做报告，宣传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形势。急进会决定推举蓝天蔚为革命军领导人，张榕、吴禄贞副之。起义准备采取和平举义，赶走赵尔巽宣布独立。这一计划被蓝的部下李鹤祥向赵尔巽告密，导致蓝天蔚被革职，张榕被杀，吴禄贞调往石家庄，被刺死于车站。由于清廷有了准备，起用了张作霖镇压革命，所以同盟会于庄河、辽阳、海成、刘二堡等地的起义相继失败。祖父考虑到东三省革命连连受挫，牺牲人员太多，决定暂避大连再图山东。

在大连由于连承基的协助，很快聚集和招募当地武装人员五百名。邱丕振慷慨解囊，购置了枪支

弹药，并事先派人摸清登州水师营的底实，准备好向导，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祖父和连承基率队分乘日轮永田丸、龙平丸向登州进发。队伍乘夜色上陆，一夜之间光复登州，活捉水师营统领王步青。随即成立军政府，众人推举祖父为都督，但他遵照孙中山先生对革命党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指示，坚辞不就，结果推举连承基为都督，祖父为参谋长。保皇分子王传炯得知大批革命军占领登州，秘逃天津，从此销声匿迹。

革命军先后攻克黄县、荣成、文登。这一消息震动清廷，遂派重兵拦击，企图阻止革命军西进。祖父电告孙中山先生求援，中山先生派沪军二千余名从海上乘军舰来山东，即刻投入战斗，双方激战数日终将清兵击退。在这期间，黄县城曾一度失守，清兵大肆烧杀抢掠，十分凶残。县副民政长王叔鹤等十余人被残酷杀害。经过反复争夺，黄县城终为革命军占领。因山东半岛地处要冲，又靠北京很近，所以登黄之战对清王朝震动很大，加速了它的灭亡。祖父在战后把这一段革命活动用文字记录下来，名为“光复登黄战事记实”，手稿现存于烟台博物馆。

一九一二年二月，孙中山委任胡瑛为山东都督，将都督府仍设在烟台。原登州军政府即随之撤销。这时清廷已退位，出现了南北议和的局面。

(四)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从而宣告了在中国土地上绵延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的结束。但是大野心家袁世凯拥兵自重，又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革命党人被迫妥协。孙中山于当年四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在这种形势下，被视为北方基地的烟台军政府停止了军事行动，不久便被撤销。

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祖父被推选为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是年九月孙中山先生来山东，他陪同中山先生视察了济南、青岛等地。年底，祖父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一九一三年三月，国会选举总统，袁世凯派兵威胁国会，强行投票，祖父不为所动。袁密派赵秉钧暗杀宋教仁于上海车站后，一些党人惧祸他往，独他继续留京，计划倒袁。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

凯帝制活动加剧，授意其日本法律顾问有贺长雄，著“共和宪法持久策”，为其称帝造舆论。祖父在报上发表文章和宣言，逐条揭露批驳。袁氏早闻祖父为国民党中巨子，山东革命领袖，传话召见，意欲拉拢。见面后，袁假意说：你是创造民国的功臣，应该得到奖赏。祖父却转话题说：“总统者乃国民的公仆，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公仆如不按国民的意志办事，则国家必乱。”袁氏说：“过去久闻你的大名，今日相见，果不虚传。”后委他为甘肃都督之职，祖父以革命不是为做官为由坚决辞之。

袁世凯拉拢的手段失败后，更加怀恨在心，遂密派爪牙将祖父逮捕，严刑审讯，其状惨烈。祖父威武不屈，大骂袁贼卖国求荣，为世人所不齿。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四日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一岁。

祖父被害后，遗体由日本友人仓谷箕藏收殓，归葬于家乡黄县。一九三五年由当时的中央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迁葬于济南辛亥革命山东烈士墓。

光阴荏苒，我们作为徐镜心嫡孙，已是六十岁上下的人了。我们有责任将从父辈们那里听到的以及从其他方面所了解到的祖父的情况记录下来，传

之后代。从祖父身上可以看出,近百年来,有多少仁人志士,满怀爱国热忱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至宝贵的生命。让青年一代了解过去,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进一步激发他们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附:

辛亥革命山东烈士墓座落于济南风景秀丽的千佛山东麓,安葬有徐镜心、刘溥霖等十九名烈士。该墓建于一九三四年,由于“七·七”事变爆发,济南沦为日占区,陵墓建设中辍,只建成纪念塔和墓室部分。

一九八一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山东省和济南市政府,拨款进行了修葺。整修了纪念塔,扩大了基座,增筑了石柱、铁柱和围墙。中部墓室区整修一新,增建了花岗岩登陵道313级。中间设宽6米、高3米的墓碑,书写“辛亥革命山东烈士墓”九个大字,后面刻制了烈士们的历史功绩与修葺记事。山下有花坛和停车场。

辛亥黄县革命的点滴回忆

张静斋

黄县最初到日本求学的除徐子鉴先烈外，还有王学锦、赵应秦、李召南、刘振之、李瀛海、徐镜古、仲子青、赵竹容等人。除赵竹容外都是上的六个月制的简易师范，预备归国后在农村办小学教育。他们都加入了同盟会。归国后，李召南在西关创办公益小学，李瀛海在城北遇家创办东川小学，王学锦在马亭王家创办育英小学，都是同盟会宣传的据点，但以育英为最活跃，扩展到第十育英小学（后来第九、第十停办）。他们的宣传材料是《民报》、《醒狮》、《河南》三杂志和《民报》的增刊《天讨》，还有邹容的《革命军》。宣统元年我从保定带来了明季王夫之先生的《黄书》，交给育英小学，它很快的给油印了百多本分送各学校。这是一本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写作，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可禅，可继，可革，

而必不可以异族间之。”好多人都看读这本书。至于《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就更不用说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句话大家是了解的，对“平均地权，建立民国”就十分模糊。刘振之积学之士，从“平均地权”一句联想到王夫之的“均田废钱”的主张（是否王夫之，已记不清，刘曾把材料拿给我看过），以为地权固然要均，钱币也要废除，还写过几篇文章。总之，对“平均地权，建立民国”两句话，多数的人是不注意的，或者给曲解了。同盟会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只是意志相同的经两人介绍即可加入。他们颇为谨慎，宣传面极广，而介绍的会员不过三十几人。至辛亥革命前才又介绍了四十几人，这些都是久就接受了宣传教育认为忠实可靠的人，入会不过是形式罢了。

王叔鹤烈士是重言诺，笃于友谊的人。黄县银市，旧有所谓“期市”，即是“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赌博行为。制钱改为铜元，铜元入境，影响了银价的涨落。叔鹤的朋友某商店经理恰恰作了“空付”，眼见就要吃亏，叔鹤为了帮朋友的忙，挺身而出，力阻铜元进口。而作“存付”的对方商人，起而抵抗，就打起官司。县不能解决，打到

省。省里正在推行铜元，认为叔鹤破坏钱法，给关进高检厅看守所里。为了表示虚伪的公正，省里派员到县调查过两次，高检厅也从县里传集好多证人（子鉴先烈是县农会会长，也被传集到省）。这个戏剧性的讼案迁延了好久得不到解决。就在这迁延期间，大量的铜元涌进了黄县，讼案对两方商店的利害也就失掉了意义。会武昌起义，黄县留济南的同盟会员，以为叔鹤才略优长，经呈高检厅将其保释，并介绍加入同盟会，叔鹤也立誓献身革命，死而无悔。黄县独立，叔鹤被选为副民政长，于县政多所规划。城破被执，敌拥至其标统李森前，叔鹤抗辩不屈，声色俱厉，敌命缚至西门外杀之。将行刑，叔鹤慷慨激昂，演说满汉关系和革命大义，致使行刑者大为感动，不能执行，经两个多钟头，还是敌管带某赶至刑场亲自动手，才被杀害。当时见者无不感叹。

沪军从黄县撤退的原因和经过，《黄县革命史实》记叙极分明。但是有一小事也可以一提。北马之战沪军捕获两个行路人，疑为可能是敌探，送都督府暂行督管。连都督绍先为要表示自己的权威，未经审问，即行枪决，并张贴了布告。沪军返城，

大为不满，向其索阅供词，连拿不出来。沪军司令刘基炎大恼，谓连的滥杀，实是有意破坏他的军誉，连无以应。这也是一小波折。

县城之陷落，必须重述一下。黄县为重城，东门外小栾家疃是教会所在地，敌军有些望而却步。南门和北门也只是巡逻及之。敌军主力集中在西门（五叉沟门）和西南门（牛犄门）。旧历二十日敌军大举前来，子鉴先烈建议白天让兵士下城，饱餐熟睡，只派三几十人荷枪巡逻，即可无虑。夜间全部登城，外城从南门到北门不过六、七里，兵士有四百多人，可以防守牢固。这不是子鉴先烈一个人的见解，而是根据几个日本朋友仓谷、栗田、石井、乔本的策划而提出来的。连都督拒不接受，两人吵起来。后来子鉴自己下令让士兵下城（子鉴是参谋长），不过几小时，连又令兵士登城，闹得军心扰乱，无所适从。一连三日夜，兵士有些疲惫，常是偷偷地找民房睡觉。我也应当负责，我是军需，虽然预备的很丰富，但供应有时不能很快地送上去。我是二十四岁的不更事的青年，哪里会作这些事。兵士吃不上，也就增加了疲困。二十四日拂晓，守城士兵倦极睡去，敌从西北隅蹬梯而入，城遂陷

落。当时我坐在财政处一个柜子上睡着了，一个杂务把我叫醒，我才迷惘地跑到东门，子鉴先烈骑马站在门外，问我民政署的同志为何一个也看不见。他叫马夫王得胜到民政署探视，我就先走开了。在我走到十多里之后，先烈飞马赶来道：“王得胜在民政署被敌人打回，左肘受了伤，看来民政署同志一定有牺牲的。”他先到了北沟，吃了一些东西，还让小店给我预备了“清头”、“红头”蓬莱名酒。日本友人仓谷和栗田、石井也赶来，只缺乔本一人（乔本年少，长于射击，敢深入，好酒，常闹酒风，不听话，仓没办法，乃建议让他回烟台。子鉴给了他六锭宝银，他刚走出都督府，西城就响枪了，他放下银子，荷枪登城，到了烟台才知道他在北门牺牲了）。当时我的脚已跑坏，子鉴先烈的马夫王得胜让我骑马先走，他说我把参谋长背至蓬莱城也行。我到蓬莱城还不够两小时，子鉴和王得胜也就赶到。在蓬莱住了两天，我去烟台，在船上遇见关外都督蓝天蔚的参谋某。当沪军撤退，黄城空虚，曾要求蓝派军舰停泊龙口湾，作为声援，并愿以三万元犒军。蓝欣然接受，派海琛舰驶龙口。三万元数虽不大，而战事紧急之际，商店多闭门，筹措

也不大容易。经过六、七天，款项筹妥而海琛舰悄然开走。后来我在大顺船上问他的参谋张明远，为何这样小器？他道：“蓝都督胆小如鼠，海琛停泊龙口，难道莱州清兵叶长盛还能给劫去不成！”又叹道：“蓝都督就是这样！和滦州已期会好了，只要陆地再发动，海军即立即驰援。而滦州发动了，蓝偏迟迟不行，牺牲了好多同志！”当时顾不得细问，家乡残破，那里还会注意别的地方。

文、荣惨祸，也有些为过去记载所未提到的，不妨追记于此。林基奎、丛琯珠等光复文登后，不急于建立武装，而把强迫剪发看作天字第一号工作，这就给一些地主豪绅以反抗的口实和机会。他们招集一些土棍流氓和惯匪，打进城来，把起义诸人烧杀精光，并盘踞县署，发号施令，也自称为起义。此时胡瑛已到烟台，如能派适当的兵力前往，无需打仗，只要对空放几排枪，就能把这些匪徒赶跑，是不至于死好多人的。而胡偏派人前往调解，一连派了三次，都未能到达。匪徒认为革命军是无力量的，到处裹胁，很快地聚集到五、六千人。胡知道不打不行，但又只派了一连兵去，结果被打回，伤亡了七、八人。胡生了气，才派前都督连绍先带